

175
421
40

林子全書

卷七

九

林子三教道統中一經序



向甲申歲

先生駐會三山屬盛夏一日率余
羣小子乘涼於城南之龍臺冢高
處而不肖標洎林君榮林君公鏘
張君思滄鄭君夢舉陸君大經游
君萬雋王君亨仲袁君希朱林君

常春咸與焉頃天風徐來入境俱
寂

先生欲敘三教道統之所由傳為
余羣小子演說中一真經且出其
圖以示至竟日而後返遂命筆記
之有三卷題曰林子三教道統中
一經業已行之宇內靡不人人莊
誦之矣茲新寧丘君紹桀姪道化
曾君子極梁君維翰申屠君啓明
永陽朱君廷用王融陳君鳴時晉
安林君中楠中樾每以介贄晚弗
及親見
先生為憾旣而檢獲是經捧誦再
四作而言曰文不在茲乎予私淑

諸人也卽欣然翻為書本付之梓
流以便全志之觀覽云

皆

萬曆庚子歲夏月穀旦門人陳標
百拜序于三山之夏一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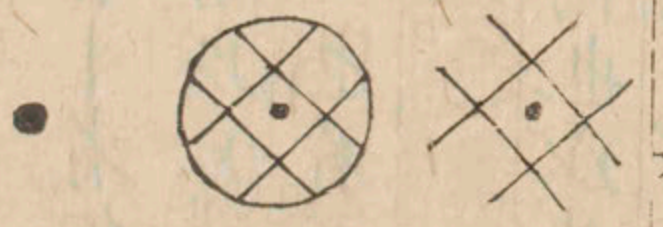
林子三教道統中一經卷上

儒而聖道而玄釋而禪妙用總持都歸

太虛先天圖



太極後天圖



上而天中而人下而地化機參兩豈外庸

林子三教道統中一經卷上

林子曰。□者中也。而所謂□與○者。亦皆中也。○者一也。而所謂一與•者。亦皆一也。林子曰。三尼道統。不言□則言一者。何也。蓋言一。則□卽在於一。而一也者。所以貫乎其□矣。言□則一卽在於□。而□也者。所以得乎其一矣。而○而•亦復如是。

林子曰。□之內。只畫一一者。何也。以其自上而下。心歸於腎也。故从一。○之內。只點一者。何也。以其從外而入。前返乎後也。故从•。

一也•也。非有二也。然而一也。則有一貫之義•也。則有立極之義。是皆不可不知也。

林子曰。無極而太極也。從外而入。現此一不謂之太極而何。吾道一以貫矣。自上而下。直在其□。不謂之一貫而何。

林子曰。唐堯以道統而傳之舜也。曰惟精惟一。允執厥中。豈不以•之太極而立乎其○邪。孔子以道統而傳之參也。曰吾道一以貫之。豈不以一之一貫。而敬以直內邪。

林子曰。直也者。入直之義也。敬而存之。存而守之者。直也。故直也者。心主乎□。而神守其舍也。孔子曰。人之生也直。蓋此心元在於我之真去處。而本直也。而以直養之。乃所以復其人生之本始之本如是也。

林子曰。□也者。太虛也。夫惟其□之太虛也。故其庸而無所不宜者。□庸也。也者。太極也。夫惟其。之太極也。故其貫而無所不達者。一貫也。

林子曰。庸作用釋。其曰都歸一貫者。都歸於一而貫之也。其曰不外□庸者。不外乎□而用之也。喜怒哀樂之未發。謂之中。中也者。天下之大本也。發而皆中節。謂之和。和也者。天下之達道也。夫既曰未發。而又曰天下之大本。而謂之不偏之謂中可乎。既曰發而皆中節。而又曰和者天下之達道也。而謂之不易之謂庸可乎。中庸曰。君子依乎中庸者。蓋謂其依乎中而用之也。又曰用其中於民者。蓋

謂其用其中以治民也。由此觀之。則所謂庸者。豈非用字之義邪。

林子曰。□也者中也。虛空本體。而無所不庸也。丨也者一也。真丨無二。而無所不貫也。今以河圖之數言之。•而二。二而四。四而八。八八六十四。豈曰八八六十四。而無所不庸。無所不貫焉已哉。而至於百千萬億。無窮無盡。不可得而勝紀者。則亦無所不庸。無所不貫矣。今又以洛書之數言之。•而三。三而九。九九八十一。豈曰九九八十一。而無所不庸。無所不貫焉已哉。而至於百千萬億。無窮無盡。不可得而勝紀者。則亦無所不庸。無所不貫矣。

林子曰。儒而聖也。以□以丨而開道統之傳矣。故曰執□。曰丨貫道而玄也。以□以丨而開道統之傳矣。故曰守□。曰得丨。釋而禪也。以□以丨而開道統之傳矣。故曰空□。曰歸

林子曰。儒氏聖。所謂頭腦學問。本源工夫。非特曰執□。一貫焉已也。其曰安汝止。欽厥止。艮其止。止其所。緝熙敬止。在止至善。黃中通理。正位居體。思不出位。立不易方。居天下之廣居。立天下之正位。行天下之大道。渾然在中。粹然至善。誠盡處。腔子裏。樂處。方寸。神明之舍。道義之門。活潑潑地。樂在其中。肫肫其仁。淵淵其淵。浩浩其天。天下歸仁。退藏於密。何思何慮之天。不識不知之地。難以悉紀。要而言之。無非為此□也。無非為此一也。無非為此道統之傳。天下後世。見知聞知計也。

林子曰。道氏玄。所謂頭腦學問。本源工夫。非特曰守□得一焉已也。其曰玄牝之門。天地之根。生身處。復命關。金丹之母。玄關之竅。凝結之所。呼吸之根。甲乙壇。戊己戶。心源。性海。靈府。靈臺。蓬萊島。硃砂鼎。偃月爐。神室氣穴。土釜谷神。靈根欄柄。坎離交媾之鄉。千變萬化之祖。生死不相關之地。鬼神覩不破之機。

難以悉紀。要而言之。無非為此□也。無非為此一也。無非為此道統之傳。天下後世。見知聞知計也。

林子曰。釋氏禪。所謂頭腦學問。本源工夫。非特曰空□歸一焉已也。其曰不二法門。甚深法界。虛空藏。寂滅海。真實地。總持門。彼岸。淨土。真境。心地。極樂國。如來藏。舍利子。菩薩地。光明藏。圓覺海。般若岸。法王城。西方。天堂。空中。真際。這箇。三摩地。華藏海。陀羅尼門。不動道場。波羅蜜地。難以悉紀。要而言之。無非為此□也。無非為此一也。無非為此道統之傳。天下後世。見知聞知計也。

林子曰。圖之□虛者。天地之心也。易曰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。然而見而有所於見乎。見而無所於見乎。無所於見乎。無所於不見乎。然亦不可以見見。亦不可以不見見。見而不見。不見而見。則自有真見者在焉。不可不知也。林子曰。✕之◇者。吾身天地之間。而易簡之

理得矣。故無思也。無為也。寂然不動。而天地人之理。具於此也。皇帝王之道。備於此也。仁義禮智。根於此也。先聖後聖。見知聞知。斯道之傳。統於此也。卽此為學。便是天德。卽此為治。便是王道。

林子曰。自其未變者觀之。則曰。爻者效此也。心之未萌。卽爻之體。而天地萬物之靜時。太極本無極也。自其變者觀之。則曰。爻也者。效天下之動也。心之旣萌。卽爻之用。而天地萬物之動時。無極而太極也。

林子曰。爻之□。心本虛也。以效天下之動。則爻之○。而吾身天地之心。見矣。

林子曰。學从爻。覺亦从爻。蓋指吾心之爻之□而言之也。虛空本體。本體虛空。然吾心之爻之□。堯舜允執厥中之中也。□本虛也。而易之爻。蓋以象人之真心。而虛其□也。豈非所謂天下何思何慮。同歸而殊塗。一致而百慮者與。故卽此虛□而學焉。則為心學。德性

之真知也。由此虛□而覺焉。則為先覺。寂感之自然也。

林子曰。論語所云天下歸仁。蓋言我之仁歸於我之天下也。歸於我之天下者。歸於我之真去處也。蓋父母之所以胎我者在此。而我始生一點之仁。卽落乎其○矣。故謂之○。惟此○也。能包天地。能運虛空。而天地從此出矣。易曰。天下何思何慮。天下同歸而殊塗。百慮而一致。天下何思何慮。只此四句。而用天

者三。聖人之言。何其贅也。然聖人之言。不贅也。學者誠能知此三。天下之微旨。則所謂□所謂一者。思過半矣。

林子曰。□也者。體也。一也者。用也。易曰。寂然不動者。□之體。所由以大也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。一之用。所由以神也。

林子曰。□也者。中也。其□乎。其不□乎。其不□而□乎。而□之庸也。蓋有莫窺其朕矣。一也者。一也。其一乎。其不一乎。其不一而一乎。

而一之貫也。蓋有莫測其機矣。

林子曰。謂先天為無極者何也。茫乎無朕而未始。者。虛空也。虛空無際。故能通乎天地之外。而與太虛同體矣。謂後天為太極者。也。者。數之始也。夫既拘於數矣。豈其能超出乎天地之外。而與太虛同體者哉。

林子曰。汝甚毋以夫人之身。眇乎其小矣。若也能忘其心身。而不為形氣之所拘也。則其虛空也。豈其不能徧滿於天地之內。而與天地同體者哉。至於能忘天地。而不為天地形氣之所拘也。則其虛空也。豈其不能充周於天地之外。而與太虛同體者哉。

林子曰。河圖而虛其中者。釋氏則謂之○。余則謂之⊗。所謂能會這箇麼者是也。洛書而實其中者。道家則謂之○。余則謂之⊗。所謂一點靈光者是也。

林子曰。心之□。心本虛也。得其一焉。而心之靈竅七。而無所不貫矣。身之□。心本虛也。得

其一焉。而身之大竅九。小竅八萬四千。而無所不貫矣。天地之口。心本虛也。得其一焉。而天地之大竅。小竅四通八達。無數無盡。而無所不貫矣。

林子曰。天之口虛也。地之口虛也。人之口虛也。虛虛相通。共成一片。其儒氏聖所謂太虛同體者乎。道氏玄所謂空無所空者乎。釋氏禪所謂本體虛空者乎。

林子曰。竅以虛而開。虛以竅而達。此口之所以庸。而一之所以貫也。

林子曰。惟此一竅。乃老子所謂玄牝之門也。竅中亦復有竅。然吾身亦有天地。亦有太虛。吾身之太虛。則以天地為竅。吾身之天地。則以吾身為竅。而推原其本。豈有外於吾身竅中之竅邪。故以此竅而身之。卽是一人之身焉。爾已。擴之而身天地也。不以天地之大。以為吾之身乎。充塞兩間。參贊化育。又擴之而身太虛也。不以太虛之大。以為吾之身乎。包

羅無際。斡旋天地。

林子曰。玄牝之門。譬蓮子也。而非堯舜之所謂中者乎。為天地根。譬蓮子之心也。而非孔子之所謂一者乎。此心未芽。生道在中。此心既芽。生意不息。而非余之所謂一在於口之中者一乎。故曰。仁。人心也。而釋氏之所謂正法眼藏。涅槃妙心。亦是此意。由是觀之。三教之道。曷嘗有不同哉。但後世之儒。元不識仁。而溺聞以支。後世之道。元不識根。而玄遠以

蕩。後世之釋。元不識心。而苦空以槁。此三氏之教。所由裂而分也。

林子曰。三氏之教。□而已矣。而執□。而守□。而空□之外。無異教也。一而已矣。而主一。而得一。而歸一之外。無異教也。故儒教乃自執□。主一。發出來。而聖也。道教乃自守□。得一。發出來。而玄也。釋教乃自空□。歸一。發出來。而禪也。若也不知有□。不知有一。其將何以執而主之。守而得之。空而歸之。便是三氏之

異端而謂之儒而能取道而能玄釋而能禪則吾不能知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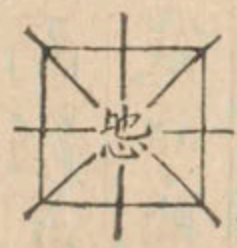
□主一爻出

而一而無一之衣無異於也。如雷於八自辨而空口之衣無異於也。一而曰矣。而主一而。林子曰。三九之於也。口而曰矣。而辨口而守口之於也。由空而合也。一彼世之儒。元不識仁。其對世之對。亦不識心。而昔空以對也。三九

林子三教道統中一經卷中

天地人已列三才妙用非我還是我

天



地



人



圖

儒道釋今標一夏總持是心却非心

林子曰。巽也者。乃天之卦爻也。而天之心。能通於九地之下。故其貫也。則自上而下。直養而無害也。坎也者。乃地之卦爻也。而地之心。能通於九天之上。故其貫也。則自下而上。直養而無害也。☵也者。乃人之卦爻也。亦一天而兼也。亦一地而兼也。而直養無害。豈其不能上塞乎天。下塞乎地邪。故孟子直養之旨。以法天也。以法地也。故曰塞乎天地之間。

林子曰。不曰上天下地為然也。至於東而西之。而極其西之所至者。則皆一也。則皆一之所貫也。西而東之。而極其東之所至者。則皆一也。則皆一之所貫也。南而北之。而極其北之所至者。則皆一也。則皆一之所貫也。北而南之。而極其南之所至者。則皆一也。則皆一之所貫也。又曰。東西南北四方為然也。至於東南而西北之。而極其西北之隅之所至者。則皆一也。則皆一之所能貫也。又至於東北而西南之。而極其西南之隅之所至者。則

皆一也。則皆一之所能貫也。

林子曰。□無不包。非□非非□。而自有真□。者在焉。不可不知也。一無不貫。非一非非一。而自有至一者存焉。不可不知也。

林子曰。●者太極也。太極而陰陽。陰陽而五行。五行變化而生萬物。所謂一以貫之也。

林子曰。止至善者一也。德胥此而明。民胥此而親者。一以貫之也。

林子曰。根心者一也。而晬面而盎背。而施於四體。一以貫之也。黃中者一也。而通理而居體。而發於事業。一以貫之也。至誠者一也。而載物。而覆物。而悠久成物。一以貫之也。

林子曰。性與天道。皆備於吾心。堯舜之□。吾心孔子之一也。易曰。盡性至命。而人之性。物之性。天地之性。亦皆備於吾心。堯舜之□。孔子之一矣。然有命而後有性。性既不可得而言矣。而况命乎。其曰天道者。蓋道之大原出於天。而天也者。自然而已矣。性命於天。道率

乎性。夫誰得而言之。夫誰得而聞之。若子貢則求之言矣。故曰不可得而聞也。

林子曰。若欲至命。必先盡性。若欲盡性。必先見性。夫性□而已矣。故能見性。豈其不得未發之□耶。若未見性。而所謂下學工夫。定體之□。不可不知也。性一而已矣。故能見性。豈其不悟不二之一耶。若未見性。而所謂下學工夫。定在之一。不可不知也。性誠而已矣。故能見性。豈其不契天道之誠邪。若未見性。而

所謂下學工夫。人道之誠。不可不知也。

林子曰。何以謂之未發之□也。充滿於上天。下地。而無盡藏者。無□而無不□也。何以謂之不二之一也。充滿於上。天下地。而不可紀者。無一而無不一也。何以謂之寂然不動之誠也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而不可得而測量者。無誠而無不誠也。

林子曰。若以其□之有所謂喜怒哀樂也。則未發之□。而所謂喜怒哀樂者。着在何處。若

以其□之無所謂喜怒哀樂也。則既發之際。而所謂喜怒哀樂者。從何而來。此其所以為空□。而真空不空也。

林子曰。無定在之□者。未始□也。然以其具此□也。故亦曰□。汝以為喜怒哀樂之未發。其□乎。其非□乎。若即謂之□固不可也。若即謂之非□亦不可也。非□而□。□所從出。而虛空之無盡。則亦何者非我之□乎。

林子曰。天命之性。喜怒哀樂未發之□也。□則天下無餘道矣。致□。則聖人無餘學矣。位天地。育萬物。則古今無餘事矣。故要做聖人者。亦惟自己身□。討箇天命之性已爾。而非他也。

林子曰。未發之□。而天地萬物得之以為命。以為性也。我能致□矣。而天地萬物之性之命。則皆在於我矣。我以天地之性之命。以位天地。而天地有不位乎。我以萬物之性之命。以育萬物。而萬物有不育乎。

林子曰。喜怒哀樂未發之口者。我之本體。我之太虛也。我而致其口焉。以復還我之本體。我之太虛也。我之本體既太虛而口矣。則和自生。和既生矣。而天地以位。萬物以育。皆由此出。一切現成。豈其有所於倚而爲之者乎。林子曰。天地位之位。乃職位之位也。天在上而得其司覆之職。以無忝乎其位者。豈非聖人之有以參天而成其能乎。地在下而得其司載之職。以無忝乎其位者。豈非聖人之有以兩地而成其能乎。故曰天地無全能。要之其機在我而非誣也。

林子曰。汝其知堯舜之口乎。而口者非他也。口卽一也。汝其知仲尼之卜乎。而卜者非他也。卜卽口也。然而口也。卜也。豈其有定在乎。由是而天而地。而日月。而山川。而昆虫草木。而生生化化之無盡者。亦皆我之口也。亦皆我之卜也。若必以其有定在也。而求所謂口。所謂卜焉者。卽非聖人之口。聖人之卜矣。

林子曰。未發之□者。□也。而執□也者。執此□也。而其心則在乎我之真腔子裏。而非他也。真一之□者。一也。而主一也者。主此一也。而其心則在乎我之真腔子裏。而非他也。渾然粹然而至善者。至善也。而止於至善也者。蓋不過以其□而執之。一而主之。無不在我之真腔子裏。渾然粹然而至善也。

林子曰。何以謂之至善也。渾然在中。粹然至善。乃吾心之真去處。本如是其至善也。故知

止於至善矣。可以定靜安慮。可以格致誠正。可以脩齊治平。若儒氏而知所以止至善焉。而聖固在我矣。道氏而知所以止至善焉。而禪玄固在我矣。釋氏而知所以止至善焉。則未固在我矣。至於為君者而止於至善焉。則未有不仁者也。為臣者而止於至善焉。則未有不敬者也。為子者而止於至善焉。則未有不孝者也。為父者而止於至善焉。則未有不慈者也。當仁而卽仁。當敬而卽敬。當

孝而卽孝。當慈而卽慈。隨感而應。無乎不善。故曰在止於至善。夫至善也者。至善也。□由此而庸。一由此而貫。余於是而推言之。時而窮也。而知止此至善焉。則能獨善其身。可以耕稼。可以陶漁。可以飯糗茹草。若將終身。時而達也。而知止此至善焉。則能兼善天下。可以明物。可以察倫。可以由仁義行。非行仁義。余於是而復推言之。至善之地。而天地健順之至德。固在我矣。苟能知所止而止之。天有不自我而位乎。至善之地。而民物胞與之。分量固在我矣。苟能知所止而止之。萬物有不自我而育乎。

林子曰。果實之仁。○有一點者。太極也。而抱之以兩者。一陰一陽也。易曰。易有太極。是生兩儀。故易也者。兩而化也。太極也者。而神也。而無極也者。未始也。先天也。故以此一點之仁。而敦養於土。○之中。而勿忘。而勿助。非所以立吾身之太極乎。此入門最為真切。

之一大工夫也。若蓮子之屬。○有一。而抱之以兩者。非所謂一以貫之邪。一而二。二而三。三生萬物。故曰得其一。萬事畢。

林子曰。人有人極。而中道而立者。人建其有極也。性由此而盡焉。命由此而至焉。不惟脩之於身為然也。而舉而措之天下。則有不能外矣。皇有皇極。而中天下而立者。皇建其有極也。百官由此而正焉。萬民由此而治焉。不惟觀之人道為然也。而遠而察之天道。則有

不能違矣。天有天極。而衆星共之者。天建其有極也。四時由此而行焉。萬物由此而生焉。夫天且不違矣。而况人乎。而况皇而出治。聖而為學乎。是故君子貴立極也。

林子曰。堯舜之○本虛也。而其○之本虛。則自然有一點之仁。主於其○焉者。○之也。故儒氏之安安者。於其所當安者而安之也。二氏之止止者。於其所當止者而止之也。而其所謂安安而止止者。靜亦安。動亦安。安於

其所而自不搖也。靜亦止。動亦止。止於其所而自不遷也。豈曰無終食之間違仁焉已哉。而造次必於是。顛沛必於是矣。故曰學而時習之。念念常在於仁。無時而非學。無時而非習也。

林子曰。不多學。不多識。而聖人之作聖也。子一以貫之矣。不逆詐。不億不信。而聖人之是賢也。抑亦先覺乎。

林子曰。孔子一貫之旨。與釋老之得一歸一。

不殊也。曾子聞其學而為至善之旨。子思明其道而為未發之口。若子貢之多識以為學。猶商賈之殖貨以為富也。孔子嘗曰。賜不受命。而貨殖焉。又曰。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。予一以貫之。若宋儒之所謂今日格一物。明日格一物。乃子貢之多識以殖貨也。而大學格物之微。殆非窮至事物之謂矣。朱子晚年定論有曰。向來以察識端倪為格物致知實下手處。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。豈其晚

年方有悔心耶。

林子曰。見聞之知。非不美也。而孔子亦謂之知之次矣。但以見聞之知。而牯其心焉。則德性不尊。德性既不尊矣。則安有所謂德性之知邪。若所謂德性之知者。亦惟能執堯舜之。能貫孔子之。而得其所謂真消息者爾。見知聞知。曠世相感。而道統之傳。有不在茲乎。

林子曰。昔余習舉子業。曾撰著執。一貫二章。講義時。咸謂余所以發之文辭者。真有得於堯舜仲尼授受之旨矣。余亦欣然自以為得。至一二年。方始覺悟。自以為所以發之文辭者。體之於身。茫然不知所謂。徒以影響古人之糟粕已爾。不惟以之欺人。亦且以之自欺。痛自悔訟。遂棄去舉子業。而為聖賢之學。必求其所以體之於身。得之於心。見之於行者。豈敢復為口耳之贅。徇外之學哉。惟汝等相與勉之。共作天地間第一等人物也。

林子曰。汝等有以身富貴而不能事心為憂者。亦有以身貧賤而不能事心為憂者。殊不知汝之富貴。不大堯舜。而堯舜猶能執□。汝之貧賤。不過孔魯。而孔魯亦曰一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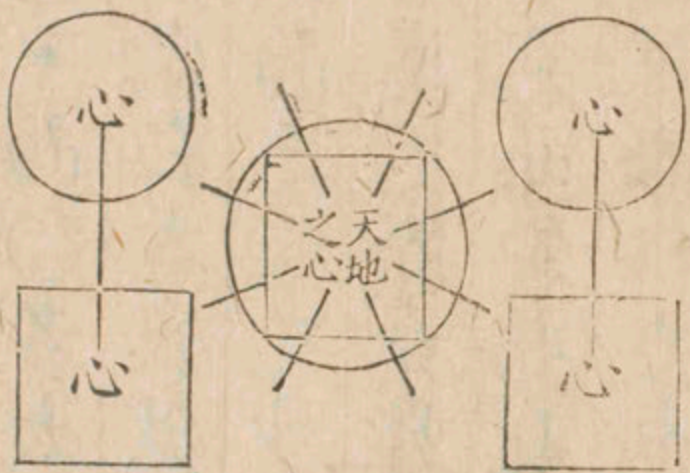
林子曰。如不欲執堯舜之□。貫孔子之一。以得吾之所謂真消息者。則亦已矣。如欲執堯舜之□。貫孔子之一。以得吾之所謂真消息者。必須有大力量。有大信心。發大勇猛。發大精進。如為將者。不有其身。不有其家。又且無天於上。無地於下。無敵於前。無君於後。當死了一般。然後可為也。如有一念之稍違乎□也。一也。一事之稍違乎□也。一也。一時一刻之稍違乎□也。一也。豈曰從事孔門心法。而能得吾之所謂真消息者哉。如有造次之稍違乎□也。一也。顛沛之稍違乎□也。一也。不睹不聞之稍違乎□也。一也。豈曰從事孔門心法。而能得吾之所謂真消息者哉。

論其吾之所謂真者息者皆其收而盡之辭
 之辭數乎口也一也豈曰外事乎門心哉而
 也一也一事之辭數乎口也一也一都一彼
 一也雖然外百為也收而一念之辭數乎口
 天不生無也然不無適然前無吾然外當取

林子三教道統中一經卷下

具大總持門若儒道釋之度我度他皆從這裏

天圓地方圖



能知真實際而天地人之自造自化只在此中

林子曰道原於。統於。而。者。無極而太極也。而。者。太極本無極也。余於是而知。無定在者。寂然不動之本體也。無不貫者。感而遂通之妙用也。

林子曰。唐虞之際。堯舜其開道統之傳乎。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。見知此也。見知此也。若湯則聞而知之。聞知此也。聞知此也。至於商之世。而道統之傳。又屬於湯矣。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。見知此也。見知此

也。若文王則聞而知之。聞知此也。聞知此也。此也。至周之時。而道統之傳。又屬於文王矣。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。見知此也。見知此也。若孔子則聞而知之。聞知此也。聞知此也。

林子曰。聖門之執。玄門之守。釋門之空。而。其所謂者。皆指心是地而言也。聖門之。貫。玄門之得。禪門之歸。而。其所謂者。皆指性是王而言也。

林子曰。禪門而空。歸一者。以其一而歸乎
其。也。玄門而守。得一者。以其一而守乎
其。也。至於堯舜之。孔子之。亦復如是。
余於是而知有。則有。一而非。則非聖
人之所謂。也。有。則有。而非。則非
聖人之所謂。也。故孔子之。以其之。
而貫之也。堯舜之。以其之。而執之也。
林子曰。允執之。發皆中節。致和。以位
以育。不見而章。不動而變。而凡有血氣。莫不

尊親者。皆由此。出矣。非仁而何。非丹而何。
一貫之。一而二。二而三。三生萬物。上而天
也。而日月。而星辰。而照而臨。下而地也。而山
川。而河嶽。而流而峙。中而物也。而親上。而親
下。而並育。而不相為害。皆由此。而生矣。非
仁而何。非丹而何。

林子曰。而未始。不可得而也。而况可
得而執乎。而其所可得而執者。未始。而
也。一而未始。不可得而也。而况可得而

貫乎。而其所可得而貫者。未始一而一也。故未始□未始一者。老子所謂無名天地之始也。何有於丹。何有於仁。而□而一者。老子所謂有名萬物之母也。夫是之謂丹。夫是之謂仁。既得其母。復返其始。乃余三教之本旨。入門而極則也。

林子曰。世之學宣尼之學。而以儒名者。委不知宣尼之□之。而曰宣尼之□之。殆非清尼牟尼之所能及也。問之□何以執之。不

知也。問之。一何以貫之。不知也。世之學清尼之學。而以道名者。委不知清尼之□之。而曰清尼之□之。殆非宣尼牟尼之所能及也。問之□何以守之。不知也。問之。一何以得之。不知也。世之學牟尼之學。而以釋名者。委不知牟尼之□之。而曰牟尼之□之。殆非宣尼清尼之所能及也。問之□何以空之。不知也。問之。一何以歸之。不知也。林子曰。世之儒氏。若無意於宣尼之聖。則亦

已矣。如有意於宣尼之聖。須先取孔氏之書。而玩味之。而孔氏大根大本之所以能聖者。其有外於□於一者乎。世之道氏。若無意於清尼之玄。則亦已矣。如有意於清尼之玄。須先取老氏之經。而玩味之。而老氏大根大本之所以能玄者。其有外於□於一者乎。世之釋氏。若無意於牟尼之禪。則亦已矣。如有意於牟尼之禪。須先取釋氏之經。而玩味之。而釋氏大根大本之所以能禪者。其有外於□於一者乎。

林子曰。儒執□道守□。釋空□而□也者。恍乎其有包於一之外乎。儒主一。道得一。釋歸一。而一也者。恍乎其有存於□之中乎。若必曰。何以謂之執□也。何以謂之守□也。何以謂之空□也。不着相。則落空。抑豈三教之聖之玄之禪之所謂□耶。若必曰。何以謂之主一也。何以謂之得一也。何以謂之歸一也。不着相。則落空。抑豈三教之聖之玄之禪之所

謂一耶。

林子曰。○而。者。乃虛空○一點發出來爾。今請以目喻之。目之竅者○也。目中一點者。也。目惟有其。也。而萬象之森列於我之前者。目皆得而見之。所謂一以貫之者。可槩見於此矣。故率其目之○之。而目之明無有乎不見矣。率其心之○之。而心之聖無有乎不知矣。

林子曰。何以謂之聖門之聖。從心所欲不踰矩。此聖門之聖所由以聖也。何以謂之玄門之玄。常無欲以觀其妙。此玄門之玄所由以玄也。何以謂之禪門之禪。不生不滅。不垢不淨。不增不減。此禪門之禪所由以禪也。余於是而知不執□。不一貫。其能聖而孔子乎。不守□。不得一。其能玄而老子乎。不空□。不歸一。其能禪而釋迦乎。

林子曰。儒門之聖。其執□乎。其不執□而執□者乎。其主一乎。其不主一而主一者乎。道

門之玄。其守□乎。其不守□而守□者乎。其得_一乎。其不得_一而得_一者乎。釋門之禪。其空□乎。其不空□而空□者乎。其歸_一乎。其不歸_一而歸_一者乎。豈非精微之至教。無為之神機邪。

林子曰。聖人之聖。聖不可知矣。而聖人之所以聖者。其有屬於言語文字乎。否。不可不知也。道統之傳。傳無所傳矣。而道統之所以傳者。其有關於見聞覺知乎。否。不可不知也。

林子曰。未有天地。先有這箇。而天地非此這箇。則又安所成其覆載之能乎。汝以為此這箇。果何物也。釋氏所謂識。此這○麼。這箇者。這○也。太虛也。太虛無朕。而天地乃此這○中之一物爾。壇經曰。真常寂滅樂。涅槃相如是。真常也者。這○也。豈惟聖人。而天地亦有此這○。天地之這○。天地之真常也。聖人之這○。聖人之真常也。余嘗有言曰。天地無形氣。聖人無心身。心身都是假。形氣亦非真。故

這○之真常。真有不可得而擬議。不可得而
察識矣。而形而氣。而心而身。皆非所論也。

林子曰。聖人之所以大者。以其有此這○也。
惟其有此這○也。故能合天地之大。以為我
之一身。而我闔我闢矣。縮古今之遠。以為我
之一瞬。而我呼我吸矣。

林子曰。我之非身大身。充塞乎天地。而天地
皆我也。我之非身大身。徧滿乎虛空。而虛空
皆我也。

林子曰。未有天地。先有此本體。天地有壞。而
此本體不壞。故未有天地。而此本體混然而
為○也。既有天地。而此本體亦混然而為○
也。

林子曰。我之本體。其太虛而太空者乎。惟其
太虛而太空也。故能運虛空。我之本體。其先
天而先地者乎。惟其先天而先地也。故能生
天地。我之本體。其夏而大者乎。惟其夏而大
也。故能儒而聖也。無聖而無不聖。道而玄也。

無玄而無不玄。釋而禪也。無禪而無不禪。然而何以謂之夏。而又曰大也。蓋我之夏。則有所謂□。所謂○之真去處者在焉。先天而先地也。太虛而太空也。故儒氏得此□○而聖也。道氏得此□○而玄也。釋氏得此□○而禪也。此夏之所以為大。而合儒道釋而一之焉者也。

林子曰。心。七竅也。七竅相通。竅竅光明。自能透滿於一身之內。身。大竅九。小竅八萬四千也。竅竅俱開。竅竅光明。自能透滿於天地之內。至於天地之竅。無數無盡。不可得而紀也。無數無盡。竅竅光明。自能透出於天地之外。而與太虛同體矣。始而虛其心也。既而虛其身。又既而虛天地。虛而無虛。無虛而虛。虛也。不知。無虛也。不知。此三氏極則之教。所以能卓越千古。而曰道統中一之傳。有不在於斯者。余不能知之矣。余不能知之矣。

林子曰。心也者。豈曰在於吾身之內。而亦在

於天地之外矣。身也者。豈曰在於天地之內。而亦在於天地之外矣。至於天地。豈曰在於虛空之內。而亦在於虛空之外矣。此余之所以大闡三門。同歸於一夏者此也。邵康節曰。天地大寤在夏。余於是而知無心無身。無天無地。無內無外。同此一虛空也。余今復與汝言之。內觀其心。心無其心。汝以為是心乎。非心乎。外觀其身。身無其身。汝以為是身乎。非身乎。上觀乎天。天無其天。汝以為是天乎。非天乎。下觀乎地。地無其地。汝以為是地乎。非地乎。無心無身。無天無地。汝以為是虛空乎。非虛空乎。中庸曰。苟不固聰明聖知。達天德者。其孰能知之。

林子三教道統中一經卷下

